



Somaesthetics
and
Consumer
Context

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

廖述务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为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成果（编号：Hjsk2011-41）
获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点建设学科资助（编号：HS-1-2011-050101）



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

廖述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廖述务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10
ISBN 978-7-5426-3641-6

I. ①身… II. ①廖… III. ①文艺学—研究 IV. ①B8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273 号

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

著 者 / 廖述务

责任编辑 / 邱 红

特约编辑 / 何 品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24175963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641-6/G · 1170

定 价 / 35.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身体美学”:理论背景与现实语境	15
第一节 身体话语之流变	19
第二节 话语狂欢与异化的身体	45
第三节 美学的身体与“身体美学”之反动	53
第四节 “身体美学”:大众文化视阈中的 身体审美实践	72
第二章 消费、符号与身体景观	81
第一节 消费:文化表征与意义形态	84

2 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

第二节	符号与身体	91
第三节	身体镜像：“凝视”的意识形态	105
第四节	身体：新的神话	117
第三章	形体神话与身体文化工业	123
第一节	中西形体美的传统形态	126
第二节	两种虚拟与形体神话	133
第三节	模特与形体神话	139
第四节	身体：自己的作品	147
第五节	人造美女：颠覆伦理的美丽“马拉松” ...	154
第四章	身体时尚：并非多余之“物”	165
第一节	物品：身体的文化隐喻	166
第二节	时尚“小资”：区隔与压抑	177
第三节	身体：最畅销的商品	185
第五章	抵抗与消解：身体的“另类”修辞	195
第一节	狂欢化诙谐：从怪诞到“搞笑”	198
第二节	“行为”：乏力的作秀	210

第六章 衰微的战斗	221
第一节 被窥探的虚拟空间	225
第二节 身体:性商业的最好推销员	232
第三节 越界的性游戏	237
第七章 身体狂欢,肉身的普遍经济?	243
第一节 情色的能指嬉戏	248
第二节 暴力的能指嬉戏	266
第八章 拯救“身体”与“身体美学”之反思 及重构	279
第一节 局部的身体:左翼思想失语了吗?	282
第二节 晚期福柯的启示	297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28

导 论

近年来,身体研究已经备受关注,这与现代以来哲学界对身体的发现与关注息息相关。在前现代哲学中,身体是完全边缘化的,是意识哲学全力防范与压抑的对象。在柏拉图那里,身体是一个需要提防和压制的邪恶之源。这一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阿奎那那里,得到了维护和发扬。即便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亦宣称:我思故“我”在,身体残缺,并不影响“我”之存在。尼采以来的现代与后现代哲学(包括胡塞尔、梅洛-庞蒂、弗洛伊德、拉康、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哲学努力)则完全颠覆了以往哲学对身体的偏见和抵制态度,使得身体成为哲学话语中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思想家从社会学等角度对身体做了十分深入的专题研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考察了世界、社会、政治、消费与医学等五个层面的身体表

现,并在此基础上呼唤现代“拟人论”的再现与复活^①。马克·勒伯考察了身体的艺术表征:各种象征意义是如何依据身体得以体现的^②。而托马斯·拉克尔走了一条与奥尼尔近似的路径,即着力于发掘身体中的生理因素所包含的文化与社会内涵^③。

对身体问题从美学角度进行探讨,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其实,美学学科的诞生就与对身体感性形式的关注密切相关。在鲍姆嘉通那里,美学就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不过他的美学思想带有较多意识哲学的遗留,即依旧对身体抱持一种敌视的态度,即便是强身健体也是一种凶猛的运动,与性欲、淫荡之类同属肉体的邪恶。黑格尔的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美的外延与领地,将注意力主要投注在了艺术上。美学也就是艺术哲学的代称。真正将美学的感性向度发扬光大的是左翼批判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早将异化问题引入劳动领域,并与主体发生直接的关联。劳动个体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元素,也是抵抗意义上的对立物。应当说,马克思注意到了劳动身体的奴役状态,但并没有诉诸身体自身感性能量的抵抗。阶级的对抗源自组织的力量,与个体的感

① [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法]马克·勒伯:《身体意象》,汤皇珍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 [美]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属性》,赵万鹏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性完善关系不大。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改写时代面貌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当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联出兵匈牙利、阿尔及利亚革命等事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 1968 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更成为时代的重要分水岭。这次革命在组织起各种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致命的缺陷,即显示了诸种行动的盲目与无序。同时,其自身也反映了革命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日常生活的革命成为日趋凸显的手段与目的。随之,许多倾向左翼的思想家要么转向,要么开始反思革命真正的方式与出路。革命的日常生活化无疑为美学的振兴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通道。作为这次革命重要参与者的马尔库塞,在美学领域扮演了前驱的角色。在《单向度的人》、《审美之维》等著作中,他特别突出了新感性所具有的反抗的政治因素——身体感性是抵抗异化的重要策源地。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一方面强调身体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敏锐注意到统治意识形态是怎样巧妙地征用这一感性形式的。

还有一些理论家关注的范围相对狭小,比如布鲁克斯集中精力考察的是叙事中的身体表征。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一书中,布鲁克斯主要关注那些描绘身体、把身体嵌合在叙述之中从而使它体现某些意义的小说创作,即关于身体的故事和故事里的身体^④。

④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

相对于美学对身体的持久关注,“身体美学”这一概念的出场就要晚得多。它是美学领域的一个新近事件。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一书中提出了“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并试图将其确立为一个有别于传统美学的新的学科。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及其提出的“身体美学”概念,在国内并没有得到特别热切的响应。但这一术语却逐渐流行开来,出现了大量以此为论述对象的学术文章。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美学”的意涵得到了较大的扩充,甚至产生了许多歧义与误解。譬如冯学勤《谱系学与身体美学:尼采、福柯、德勒兹》一文,就将尼采等人有关身体的系谱学研究当成是一种全新的“身体美学”^⑤。在这里,哲学与美学其实已有相互混淆之嫌,即将有关身体的哲学观念等同于“身体美学”。在一些著作中,身体美学这一概念也是在泛化的意义上予以使用的。比如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一书,就将中国美学中的身体观念等同于中国式的“身体美学”^⑥。张艳艳《先秦儒道身体观与其美学意义考察》一书亦有类似表现^⑦。

显然,要规避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就必须追问:身体美学是不是如舒斯特曼所言,是一个边界分明的新学科呢?

⑤ 冯学勤:《谱系学与身体美学:尼采、福柯、德勒兹》,《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⑥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 张艳艳:《先秦儒道身体观与其美学意义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有论者对此提出质疑,“在学科的分工、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分工上,身体美学不可能包揽、代替许多有关学科的独立性职能”,舒斯特曼所谓的“与身体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应用性知识,它们与学科化理论的距离尚远,难以形成确定、显豁的学科边界关系。身体美学与‘身体呵护’的实际操作的关系也是暧昧的。‘身体’的过多歧义引起身体美学过多的模糊性,使它难以作为一个哲学的美学分支而单独成立”^⑧。作为主体物质载体的身体,地位特殊,有关它的探讨与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诸多学科的交叉地带。因此,这种质疑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这并不表明“身体美学”完全是一个伪概念,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也不表明这一概念可以没边界地蔓延。对此,我们首先有必要祛除定义化冲动。身体美学的外延不是无边的,但也难以勾勒出一个地图般清晰的边界。其实,身体美学是一个后现代色彩甚浓的概念——无论是哲学背景,还是其据以产生的现实语境,都显示了它这一时代特质。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对象与身体感性、性的审美化表现有关,就断言是一种身体美学的形式或变体。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如同建筑美学一样,身体美学由其研究对象决定其概念、范畴以及理论的体系与外延。若如此,身体美学就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服装美学、人体美学了。肉体作为主体的物质载体,其外在表现形式确实是美的重要维度。而且,这一维度在当下占据

^⑧ 毛崇杰:《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了醒目的位置,成为消费文化一再征用的美学形式。不过在舒斯特曼那里,身体并不等同于纯物质层面的“肉体”(body),而是灌注了精气神的生命体,也就是他所说的“living body”。正因为如此,在大多数的场合,他都将身体用“soma”这一古希腊语词来指称,而规避用“body”这一指称物质肉体的英语词汇。“soma”与“body”之区别在于,它包含了与物质身体相关的观念、精神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美学与人体美学之类有着一定的距离和区别,前者在内涵上要更加丰富,也更加富有哲学意味。考虑到诸概念之间的易混淆性,在学理上确乎有必要对“身体美学”这一概念作出初步的理论界定。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结合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具体语境,倾向于将其定位为大众文化视阈中的身体审美实践。应当说,这一定位依旧具有含糊性,其意图在于为话语表述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而不是去追索一劳永逸的本质化定义。

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是基于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积极反馈。在大众文化中,身体已经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视觉文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身体的高频率出镜,而且其呈现方式与纸媒有天壤之别。大众传媒中的“身体”与实体构成复杂的互动关系,甚至有凌驾其上的显赫威势。被影像忽略的“身体”也就是被整个社会结构压缩、挤兑乃至完全遗忘的身体。在这一语境中,身体超越灵魂、思想,成为新的神话。同时,身体又确乎沦陷到了前所未有的牢笼之中。在舒斯特曼眼中,这个“身体”事关重大,它决定着 we 当下的生存状况与行动质量。但舒斯特曼相当乐观:只要

我们寻求到一种合适的身体实践方式,就能得到身心的和谐与融洽。而这一实践方式是美学化的。由此可见,“身体美学”的浮出水面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不过,在舒斯特曼这里,身体美学还没有被完全定位为大众文化视域中的身体审美实践。因为他有着更为具体也更加备受非议的理论企图,即希图开宗立派,在这一领域创立一新的学科。学科化的动机在于改善生存境况,将身体实践规范在合目的的形式之中。这样,一些消极的、僭越传统的审美实践形式将被排除在这一诉求之外。学科化的危机也就部分地蕴含在人为的建构之中。国内许多有质量的研究在征用这一概念时,基本上做了“形而下”的理解,大多将“身体美学”定位为大众文化视阈中的身体审美实践^⑨。这一做法应当说是对舒斯特曼已有理论探索的一种灵活运用和变通,在话语实践层面是颇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出在这里,“形而下”的具体阐发可能会忽视既有理论话语的意义构成。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基本提到了身体美学可能包含的实践形式和意义维度,但对其蕴含的理论意义却阐发得远远不够。比如说,“身体美学”的诸多审美实践形式是如何遭遇消费主义的狙击的?这些实践形式是反映了“身体美学”的丰富还是贫乏?身体美学的理论困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显然有待于进一步的

⑨ 可参见刘成纪《身体美学的一个当代案例》(《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陶东风《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美学》(《创作评谭》2004年第2期)、毛崇杰《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等论文。

研究^⑩。

如前所述,自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这一概念以来,“身体美学”这一语汇迅速流行开来。不过,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对其内涵与外延都没有做严格的界定。要了解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本书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哲学当中身体话语的流变。在前现代哲学当中,身体基本处于被压抑状态。尼采以来,身体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逐渐成为后现代哲学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语中心。这种话语的狂欢,并不意味着身体自身处境的改善。尤其是在消费社会,身体成为一个主要的异化对象。相比哲学,美学更加关注身体的感性形式。同时,美学也是反抗与抵制身体异化的重要据点。不过,舒斯特曼所提出的“身体美学”是对传统美学身体观的一种反动。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身体美学”因此受到消费主义极大的侵蚀。首先,身体的抵抗能量被消费文化有效地释除与消解。女权的或另类的身体抵抗形式,都有可能成为消费的对象。其次,身体的意义维度得到极大的削减。在消费文化的合围中,阶级、性别、民族与

⑩ 对此,杨春时先生做过一些反思。他认为,身体美学和意识美学各有其局限性。身体美学为大众文化辩护,有其合理性,但是无条件地肯定大众文化,也有其片面性。当代的身体美学片面高扬感觉、欲望,把主体欲望化、肉身化,认为身体解放就是尽情享受身体的快感,审美就是时尚化的世俗生活,从而片面肯定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抹杀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也丧失了美学的反思性、批判性。这里,杨春时对身体审美实践形式的多元性没有做太多关注。他最后强调要回到中国古代的感兴说。也就是说,即便身心统一,也要突出意识对于身体的超越。(参见杨春时:《超越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

劳动等维度的身体,已被尽可能地遮蔽与忽视。再有,身体消费成为规训个体的重要渠道。而且,这种规训选择了更为隐蔽、平和的方式。通过分析大众文化中身体审美实践的具体形式,我们将深入揭示“身体美学”是如何遭受消费主义的合围与狙击的。

本书在整体结构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主要讲“身体美学”的提出及其意义内涵。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视阈中的身体审美实践,与消费文化关系密切。消费与身体的关系也将成为这一部分论述的重点;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六、七章。这些章节主要论述大众文化视野中“身体美学”的主要实践形式;第三部分是最后一章,主要对“身体美学”进行反思。

第一章先论述哲学中身体话语的流变。没有身体话语,尤其是其在哲学层面的勃兴,“身体美学”概念的出场是难以想象的。它不仅为我们研究“身体美学”提供了可贵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而且“身体美学”最初的源头与身体哲学话语关系甚为密切。不过,身体的处境——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后,差不多走了一条与身体话语相反的路径:在后现代哲学话语中,“身体”从被压抑状态一跃成为哲学中的一个关键词汇;而身体在当下的实际处境却并不乐观,它正经受着更为深刻的异化。也就是说,哲学中的身体话语更多地停留于概念层面的循环论证,而对身体的现实处境关注甚少。美学意义上的身体与哲学上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更关注身体的处身性,更执着于个体肉身的美学体验和实践。舒斯特曼所提出的“身体美学”是基于对大众文化

的一种积极反馈,而且它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这其实构成了对传统美学中的身体的一种反动:它更关注身体的实践形式,并对大众文化持拥抱与开放的态度。而且,“身体美学”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理论姿态,对于身体可能的异化重视不够。国内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大略地提及了大众文化视阈中“身体美学”实践形式的可能维度。不过,它们对于这些维度意义的阐释有欠深入。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本书第二章将集中阐释身体与消费的关系。在消费社会,商品中占支配地位的交换价值越来越倾向于削弱,乃至消除使用价值的痕迹。使用价值往往被迫退居其次,让位于交换价值与符号价值。身体也是消费品。它同样被编码进了消费社会的象征系统,而且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身体符号在消费语境中,慢慢演化成为一种符号的暴力,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不过,只有借助摄影、影视、广告、多媒体、网络等视觉媒体,身体才完成了真正消费文化意义上的符码交换。也就是说,身体在当下发达的视觉文化体系中,主要是作为一种诱人的符码式“景观”而存在的。身体作为视觉图景,与其他视觉对象有较大的不同:它是我们的居所,是介入社会的物质依据,也是自我与他者进行区分和认同的重要凭据。身体镜像若被消费主义所操控,则会产生复杂的意识形态效果。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对我们认识视觉认同有很大的启发。在主体的成长过程中,社会镜像影响更为深远,即个体通过社会提供的认同方式,不停地修正自己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在景观社会,电影、电视、广告,以及其他诸类视觉信

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巨大的幻觉的“镜子”,个体在这个镜子之前寻求认同,并改造自身。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营造出了各类身体标准与理想,它们往往潜在地影响个体的身体认同。“偶像”是身体标准与理想的典型代表,也是最为流行的身体“镜像”。身体“镜像”所包含的浓郁商业意识形态就显示:在消费社会,身体是一个被商品挟持的对象。从美容、化妆、整容、时尚,到大众传媒、文学艺术对身体的一再征用,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消费身体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在第三章中,论文结合具体的身体实践(如“人造美女”),对“身体美学”在形体美上的异化形式做了深入的探讨。传统的中西形体美学虽然在形态上有着较大差异——一者侧重写意,一者偏于写实,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定:它们都遵循着古典形体的内在逻辑,都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艺术虚拟。在当代视觉文化场域中,形体美经历了一次大的洗礼,一重新的虚拟景观被全面地展现出来。虽然影像必须依据现实的人物来进行拍摄,但是凭借后期的加工和美化,人的形体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改观,乃至成为了另一个“物”。这种拟象形态的形体不再亦步亦趋地完全墨守“反映”的逻辑,它凭借代码的形而上学,在虚拟的世界放肆地自我繁衍与复制,并混淆了真实与虚拟的区别。形体神话在今天日趋成为人们日日念叨与模仿的对象——影像凌驾现实之上,现实开始模仿影像。“模特”意味着标准与典范,是完美无缺的模型。在人体层面,它意味着一种高不可攀的形体范式。形体神话作为一种身体的普遍性结构,对